



主编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散文卷二



明天出版社

I216
60/12
1985

主编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散文卷二

明天出版社

主 编 孔范今

副主编 刘海栖 张 华 李夜平 苑良珍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散 文 卷 二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8.75印张 4插页 64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32—1033—6

I·162(平) 定价: 13.00元

目 录

林语堂.....	(1)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3)
给玄同先生的信.....	(6)
论语丝文体.....	(11)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17)
说避暑之益.....	(21)
阿芳.....	(25)
粘指民族.....	(29)
秋天的况味.....	(31)
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33)
冬至之晨杀人记.....	(36)
笑之可恶.....	(40)
买鸟.....	(43)
谈牛津.....	(49)
谈言论自由.....	(56)
论文.....	(61)
春日游杭记.....	(74)

大荒集序	(79)
论政治病	(82)
我怎样买牙刷	(86)
有不为斋解	(92)
论幽默	(96)
作文六诀序	(111)
论西装	(113)
言志篇	(118)
烟屑	(123)
论躺在床上	(125)
恋爱和求婚	(130)
课儿小记	(135)
附：林语堂散文审美境界综论	王同坤(141)
梁实秋	(157)
雅舍	(159)
孩子	(163)
音乐	(167)
信	(171)
女人	(174)
男人	(178)
洋罪	(181)
谦让	(185)
衣裳	(188)
结婚典礼	(192)
病	(195)
匿名信	(198)

第六伦	(202)
狗	(206)
客	(209)
握手	(212)
下棋	(215)
写字	(218)
画展	(221)
脸谱	(224)
中年	(228)
送行	(232)
旅行	(236)
汽车	(240)
讲价	(244)
猪	(248)
理发	(252)
鸟	(256)
乞丐	(259)
运动	(263)
穷	(267)
附：雅舍：学者情趣的构筑	(270)
——梁实秋：“雅舍系列”小品特色窥探	
.....黄万华 施洋	(270)
陆 蠡	(279)
溪	(280)
庙宿	(286)
灯	(296)

囚绿记·····	(304)
光阴·····	(308)
池影·····	(313)
寂寞·····	(317)
昆虫鸟兽·····	(321)
私塾师·····	(339)
钱钟书 ·····	(347)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349)
窗·····	(355)
论快乐·····	(359)
说笑·····	(363)
吃饭·····	(367)
读《伊索寓言》·····	(372)
谈教训·····	(377)
一个偏见·····	(382)
释文盲·····	(386)
论文人·····	(390)
叶灵凤 ·····	(394)
新秋随笔·····	(396)
雾·····	(398)
心灵的安慰·····	(400)
芳邻·····	(403)
迁居·····	(407)
惜别·····	(411)
人去后·····	(415)
偷生·····	(418)

归来	(421)
春蚕	(424)
血	(427)
谢忱	(429)
今后的生涯	(431)
无题	(433)
灵魂的归来	(437)
生离	(439)
乡愁	(442)
秋怀	(446)
金镜	(448)
小楼	(450)
病榻呓言	(452)
桃色的恐怖	(460)
月亮给我的信	(465)
冰车	(468)
交响乐	(471)
无名氏	(473)
僧二	(474)
烽火篇	(477)
诅咒集	(483)
大宗师	(489)
火烧的都门	(497)
诉	(501)
宝剑篇	(504)
梦北平	(508)

崩颓·····	(513)
绝望的呼吁·····	(520)
薤露·····	(524)
劫运篇·····	(530)
默想集·····	(534)
张爱玲 ·····	(544)
童言无忌·····	(546)
自己的文章·····	(556)
公寓生活记趣·····	(563)
必也正名乎·····	(569)
烬余录·····	(574)
到底是上海人·····	(586)
道路以目·····	(588)
更衣记·····	(594)
谈女人·····	(603)
借银灯·····	(614)
私语·····	(618)
谈跳舞·····	(632)
谈画·····	(646)
传奇再版序·····	(656)
谈音乐·····	(659)
苏 青 ·····	(669)
谈女人·····	(671)
生男与育女·····	(676)
论夫妻吵架·····	(679)
论红颜薄命·····	(686)

论离婚·····	(691)
再论离婚·····	(698)
牌桌旁的感想·····	(705)
王妈走了以后·····	(709)
搬家·····	(715)
写字间里的女性·····	(723)
豆酥糖·····	(730)
外婆的旱烟管·····	(736)
说话·····	(744)
过年·····	(754)
断肉记·····	(759)
饭·····	(763)
海上的月亮·····	(767)
自己的房间·····	(772)
我的手·····	(776)
马国亮 ·····	(779)
如此上海·····	(781)
秋之颂歌·····	(783)
虹口公园·····	(785)
雨·····	(788)
关于头发·····	(793)
街头之什·····	(795)
病囚杂记·····	(800)
烟·····	(811)
茶·····	(817)
糖·····	(822)

酒	(826)
梁得所	(831)
上海的鸟瞰	(832)
南行琐记	(840)
忆西湖	(849)
忆亡师	(854)
林 榕	(859)
我的老师	(861)
寄居草	(866)
夏虫	(874)
秋果小集	(877)
田 琳	(885)
望乡	(887)
天涯寂寞	(889)
樱花季节	(891)
两地	(894)
异国	(897)
湘莪	(901)
穆时英	(903)
贩卖所	(905)
女人	(907)
后 记	(910)

林 语 堂

〔作者简介〕

林语堂原名和乐，后改名玉堂、语堂。曾用笔名毛驴、宰我、岂青、萨天师等。福建龙溪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教会家庭。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毕业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赴美国留学，后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1923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24年参加语丝社，是该刊16个长期撰稿人之一。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受段祺瑞军阀政府通缉，于同年5月返闽，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30年代，先后主编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几个刊物，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成为“论语派”的主要代表。1936年8月，去美国任教，并从事写作。此后曾两次回国。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推荐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创办《天风》月刊。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年回台湾定居，次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6年3月26日病逝于香港。他的主要著作

有：《剪拂集》、《大荒集》、《吾国与吾民》、《生活与艺术》、《京华烟云》、《远景》、《红牡丹》、《赖柏英》、《武则天传》、《八十自叙》等。有《语堂文集》行世。

(张华)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纪念孙中山先生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慢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中山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诤其短见。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情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情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气洋癖，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觑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乎时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时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先生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情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启明先生已经说过“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

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诚然应希望大家注意。

提倡“精神复兴”我觉得是今日言论界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二五，三，二十九。

选自1928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版《剪拂集》

给玄同先生的信

玄同先生：

我刚刚读过你的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来插说几句，也借此可以聊补我对于《语丝》逃懒足足两个整月之过。近来正想做一点文章，适来了先生潇洒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题目没有了。

未入正题，先说一句闲话：半农先生的信里头有一句恭维先生的话而为先生所璧还者（我是先读先生之“璧还”然后读半农先生之原璧）。半农想念启明先生之温文尔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先生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考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此似乎于自夸，姑置之）；激昂慷慨，《猛进》也；穿棉大鞋与带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现代评论》的朋友们不必固谦，因为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学者之象征也；《现代评论》固冠冕堂皇威仪棣棣的学者无疑，且不失其“虫豸之属”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进》，温文尔雅不必限于《语丝》。此亦犹厚眼镜（学者